

曾经，这里被称为“高原孤岛”。

连绵险峻的喜马拉雅山，汹涌奔腾的雅鲁藏布江，将西藏墨脱“圈禁”在高山峡谷间。

如何修通一条路，从褶皱的大山中“走出来”，成为一代又一代墨脱人心中持续的希冀。

——为了生存，“60后”的朗杰，把生活物资背回家，用双脚走出大山。100多公里，来回走了8天。

——为了履职，“80后”的白玛曲珍，到拉萨集合出发参加全国两会，走路加坐车走出大山。800多公里，走了4天。

——为了理想，“00后”的白玛央珍，到上海求学，坐汽车和飞机走出大山。4000公里，只用了1天多。

三代人，用三种不同的方式走出大山，背后是墨脱交通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十年前，波密至墨脱的公路建成通车。“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”，变成了“全国最后通公路的县”。

墨脱人，终于走出大山。

十年后，记者再访墨脱，继续见证墨脱人“走出大山”的故事。



这是墨脱县城(2023年10月13日摄，无人机照片)。新华社发

# 那山·那路·那城

## ——再访“全国最后通公路的县”墨脱

### 困山·畏山

进墨脱，从林芝市波密县扎木镇开始上山。

在岗日嘎布山脉里一路上行，穿越海拔近5000米的嘎隆拉雪山，再一路向下，雅鲁藏布江便映入眼帘。峡谷两岸，山峰突兀，峭壁林立，在呼啸山风和哗哗流水声中，车辆在“挂壁公路”上只能缓缓前行。

当地流行这样一句话：走过墨脱路，不怕人间苦。

“没通公路前，我们走的都是山间羊肠小道、溜索、木桥和藤桥。”土生土长的“老墨脱”珞巴族司机布加说，“全县上下的物资，从盐巴到粮食、从药品到课本，都只能靠人背马驮，东西也贵得吓人，水泥论斤卖，大米还带着马汗味。”

1997年，有记者在墨脱街头捕捉到这样一个细节：1斤猪肉30元，1斤大米要10元，连鸡蛋也要3元钱1个……当地的店老板看到外地人被物价吓倒，急忙解释：“都是不通公路惹的祸。”

记者在路边停车休息时，偶遇跑运输的墨脱村民布珠嘎。

“我从12岁开始做背夫，每次往返要十来天。”布珠嘎说，“那时经常面临生死考验，有的路窄得只能容下半只脚。有一次因简易木桥断裂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位同伴被湍急河水卷走。我自己也好几次差点跌下悬崖。”

与布珠嘎同行的大车司机高永，对过去印象最深的是背病人去林芝就医。“10多位背夫，大家轮换着背，每人半个小时。结果路还没走一半呢，人就没了。”

采访间，仰望着远处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雪山，脚下的雅鲁藏布江似乎也正在诉说那段历史。

连日来，记者听到了更多的心酸往事——

原甘德乡(现甘登乡)乡政府挂牌时，门牌需要人从县里背几十里山路到乡里。不到3米的门牌，却因山路狭窄悬崖危险难以背过去，干部只能将门牌从中间锯为两截，挂牌时再拼合在一起。这个拼合的政府门牌，直到整乡搬迁时还挂在那里。

在加热萨乡，修建小学时尚没有通村公路，挖掘机进不去。人们只能把挖掘机拆成一堆零件，再由人背畜驮搬进去后组装，挖掘机大臂要15个人才抬得动。从拆到装，前后要两个月时间，背夫运费就花了20多万元。

在背崩乡，德尔贡村村民为军当背夫，为了省力，攒钱买了四骡马，结果骡马第一次“出征”就不小心摔下悬崖。“峡谷太深，连骡马尸体都没找到。”

“当时，一条能通汽车的路，是墨脱人很多年来的渴望与期盼。”布珠嘎说。

### 开山·通山

在墨脱德兴乡，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乡党委副书记白玛曲珍。

这位门巴族姑娘快言快语：“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，发生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。”

“现在到墨脱的路通了没有？”在西藏代表团交流过程中，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人大代表白玛曲珍询问。

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白玛曲珍记忆犹新。

“全国那么多大事，但习近平总书记却惦记着墨脱的公路建设。这说明中国梦不会遗忘祖国的任何一个角落。”她说，“我告诉总书记，2013年公路有望全线通车。”

2013年10月31日，波墨公路正式通车。墨脱人告别了只能靠双脚走出大山的历史！

但有多少人知道，为打通这条进山通道，党和政府在几十年间的一次次尝试和努力。

《西藏公路交通史》有载，自1961年起，有关部门就曾多次组织墨脱公路前期勘测，勘测人员步勘至易贡白山顶，凭望远镜俯视到墨脱县城，“因下山无路，即折返。”

1965年，墨脱公路修筑指挥部在拉萨成立，动员民工700余人，开始修筑通往墨脱的公路，最终却因施工太难而被迫停工。

1975年，西藏决定再次修建墨脱公路。1980年，墨脱公路修到了106K(公里)处，但一场大规模泥石流，使大段新路被毁，开过去的汽车及运过去的筑路机械、桥梁钢架等都因无法撤回而废弃。

1990年，墨脱公路修建又一次启动。到1994年2月，修通了进入墨脱的一条土质公路。几辆汽车跌跌撞撞驶入墨脱县城，可因为塌方和泥石流，再也无法驶出。

至今仍矗立在波密县扎木镇的“墨脱公路粗通纪念碑”，记载了中国公路史上这条“通车时间最短公路”的历史。

2009年4月，波密至墨脱公路新改建工程全线开工。这是历史上第五次修建墨脱公路。

直到四年半之后，迎着新时代的春风，波墨公路才全线通车。

为了修通这110多公里的进山路，半个世纪里，先后有200多名筑路工人献出了生命。

最近十年，对公路的升级改造仍在继续——

西藏自治区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管理

中心墨脱片区负责人余颖介绍，2017年11月，波墨公路整治改建工程开工，在嘎隆拉隧道出口路段增设了三处防雪棚洞，延长了公路的年通行时长。

2023年8月，公路提质改造工程开工，嘎隆拉隧道出口段的14座钢桁架桥将被改造成永久桥梁，公路更加畅通。

“波墨公路通车10年来，整治改建一直在进行，路况条件也越来越好。”余颖说。

护路工作也随着公路的开通持续进行。

据统计，从2013年11月至今，波墨公路遭遇持续强降雨652次、强降雪265次，边坡和路基塌方258处，泥石流394次，雪崩71次……

“过去的修路者，用血肉之躯凿出一段历史，体现了国家的力量，也体现了墨脱人不屈不挠的性格。”负责公路养护的向巴平措说，“如今，我们接手这条公路，一定要养好、护好，确保道路畅通。”

### 回山·进山

甩掉了大山羁绊，墨脱人宛如山坡上的格桑花，有了雨露的滋润，绽放出别样风采。

门巴族姑娘西绕措姆，记得当年外出求学时，她和父亲带着柴刀干粮、背着书包被褥，花了几天几夜，才走出大山。她说：“看着磨满血泡的双脚，还有蚂蟥咬出的几十处伤口，我就曾暗下决心：‘再也不回来了。’”

但波墨公路全线贯通后，心系家乡的西绕措姆，却又决定回到墨脱创业。

经过一番选择，西绕措姆做起了水果电商，今年仅火龙果就卖了3000多斤。“墨脱产香蕉、柠檬等水果，过去不通车卖不出去，现在交通方便了，卖到哪都行，市场空间非常大。”

和西绕措姆一样，更多走出大山的人们，如今又回到了大山。一些大学生毕业后选择返乡工作，成为公务员、教师、医生和企业经营管理技术人员。

更为难得的是，一些大山外面的人开始在墨脱创业扎根。

今年35岁的贡秋次仁从察隅县来到墨脱，在格当乡成立尼日卡林下资源种植合作社，带动附近群众种植灵芝、羊肚菌和黑木耳。

“没有道路的通达，哪有产业的发展？”贡秋次仁说，“现在我们的产品可以销往北京、广东等地，合作社社员每年增收1万多元。”

在墨脱县城，记者跟来自四川的餐馆老板吴胜利聊天，得知他已定居墨脱10年了。

“这里赚钱比老家容易，原来我想着赚了钱就回老家。后来看交通越来越方便，也就安下心来，留在了这里。”吴胜利

扎根墨脱后，还娶了一位漂亮的门巴族姑娘，“我现在都有两个孩子了，以后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。”

路通了，人多了，产业兴旺了。行走在墨脱的街道上，处处洋溢着生机。

林芝市委常委、墨脱县委书记符永波介绍，当地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2.6亿元提高至2022年的7.9亿元。2012年墨脱县接待游客不足2万人次，而今年前9个月，这个数字就跃升到了34.8万。

### 金山·银山

路，是墨脱的一个奇迹，正在改变着这里的一切。

茶田纵横，茶香氤氲。走入云雾缭绕的墨脱村茶山，27岁的茶农贡桑拉姆正在忙着田间管理，“我现在也是种茶‘老把式’了，除草、施肥、采茶都没问题。这十多亩茶园，去年收了两万多元。”

不远处，今年43岁的墨脱村村委会副主任达瓦次仁聊起了2013年开始种茶时的担心：“大伙儿心里直犯嘀咕，一怕没技术，二怕没市场。”

2016年，经历了3年的辛勤劳作，达瓦次仁第一次获得了茶叶收入。去年，达瓦次仁一家光靠茶叶就赚了4.6万元。

一片小小茶叶，正是公路带来的红利。

“以前，茶叶在墨脱是稀罕物，群众喝茶都是个问题。公路开通后，我们引进茶叶种植，有了发展的底气。”墨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袁瑜贵说，“如今，我们不仅种出了茶叶，还卖到了全国各地。”

目前，墨脱县已建成103个高标准高山有机茶园，总面积约1.92万亩，有39个村因种植茶叶受益，每年增收上千万元。

一路通，全域旅游。过去偏僻的山村，如今也成了旅游打卡地。背崩乡巴登村利用临近公路的优势，做起了乡村旅游，目前办起了5家民宿，每年夏季房间供不应求，今年民宿收入就达50多万元。

“我们竟能吃上‘旅游饭’，这是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！”村支书新生感叹，“10年前，我们村的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多元，现在达到了1.7万元。”

如今，墨脱县又迎来了一个好消息：米林市派镇至墨脱县的公路主体工程已完工，林芝市区至墨脱县的路程将由原来的346公里缩至180公里。

新生说：“交通方便了，游客进来了，土特产也卖出去了，我们的好风景也更值钱了。咱这绿水青山真成了金山银山！”

墨脱通车后，白玛曲珍更加深切感受到总书记对少数民族和偏远地区的真挚感情。

“我希望有机会再向总书记报告，说说我们走出大山的新变化。”白玛曲珍说。

新华社拉萨11月2日电